

景宗本禮記正義

景宋本後記

一



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孫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

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云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

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唯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

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唯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

注帝謂至禮云正義曰證

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爲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爲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

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案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摠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案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案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天

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事謂征伐

考禮正刑

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

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

以節樂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

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

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事謂征伐

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爲征伐者若王

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

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摠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

伐之事則與此常朝別也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

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

故先言之道德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

注將謂至節樂

正義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

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鼗皆所以節樂者案漢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至天子 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賜圭璜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璜者則用璋璜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璜諸侯

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鉞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鉞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

學所以學士之官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

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

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

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

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

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尚書至之制

正義

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爲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爲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案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

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
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
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
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
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 **注**辟明至教也 正義
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靡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
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
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類
是分判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
班政教也案詩注云築土雖水之外圓如壁注又云類之言
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
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
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又云思樂 **天子**
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

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

之地

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云

受命於祖

告祖也

受成於學

定兵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釋菜

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

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馘馘或為國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

征所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禡師祭也為兵禱

正義

曰案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

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

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

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

為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

位亦類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為釋

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為師祭不謂餘文

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

謂之為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故異義夏侯

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受命至鹹告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摠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

注釋菜至

獻馘

正義曰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

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
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
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
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
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
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
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
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
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
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
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案釋言云訊言也故
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
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
曰在頻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案周禮宗伯師還獻愷

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

天子諸

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

為充君之庖

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

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

曰暴天物

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掩羣

為盡物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

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

佐車驅逆之車

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

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罝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

藏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

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天不

覆巢

覆敗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

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

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麇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故

穀梁相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髀死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

厨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腓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

注

三田至曰狩

正義

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爲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案穀梁傳相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觀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

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此注爲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強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也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遇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天子不合圍者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唯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

注綏當至弊之正義曰綏字是系旁妥是登車之索綏字是系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爲綏云有